





何健十八日由薄飛漢  
晤何成濬後返湘指揮

【漢口航訊】第四路總指揮蔣、邵有所會商。故未啓程、湘省主席何應、日前率蔣委員二日後方可前往云、長電召赴贛、聞呈鑒公、並請

共達五十二萬餘元  
路局購設有軌汽車  
廣州訊 廣韶路自積極整理

[illegible]

【開平十六日發通】力之服部藤園助戰、七日準備完成、首以信、今番冷口不守、並突破還安、敵之計、向海陽鎮一帶進

獲獲。韓日濟清內部能睦，以韓戰結束，一致認爲。據事。一機所處。年。抵莊。又據接近何氏某君云。何曾。聞海濱。深藏。日。歡。至五次臨行前。將並。察。察。非常之。社。主。主任晤面。雖飛機未。國。持。不。不。仍。以。往。之。嚴。嚴。張。張。品。及。待。待。等。等。今。今。不。不。前。前。方。方。軍。軍。事。事。失。失。即。即。能。能。現。現。國。國。不。不。時。時。期。期。一。一。通。通。浪。浪。甚。甚。矣。矣。此。此。決。決。不。不。與。與。調。調。停。停。受。受。冷。冷。此。此。決。決。不。不。調。調。停。停。平。平。津。津。矣。矣。

如限完成者計四十二縣  
鄂西鄂北現尙毫無成績

[illegible]

十二回  
諂笑脅肩  
瓶花爐火

工夫了。『陳先生，你既然有我的，不過不難打探我的消息。』陳力道：『你知果有的，可以乾脆地說來。』銀姐道：『那末，我到要生問陳先生，是不是還有旁的朋友會來找你？』陳力道：『這個，我不能預知。』銀姐道：『那末，你今天空是不是不再去了？』陳力道：『我是出不去了。』銀姐聽了，面上現出愉快的顏色，但私下却又把入口瞥視一眼，又問陳力道：『陳先生，你肯不肯把那扇門打上去？』陳力道：『納罕，心中納罕；私想這個婆子，怎麼要這樣地鬼鬼祟祟！早上跑來，說是有事要和我商量，但既經道開，却說着玩兒去了。現在又來相找，又說是有事要商量，并且請我去把門打去，不知她底葫蘆裏究竟賣甚麼。想着，因說道：『如果你一定要把門打上的，你就打上了吧。』』銀姐果然跑過去，打上了門，反身又走到陳力的室宇台前，無意

春風樓夜談

假如你咳嗽下個簡單的定義，那就是告訴  
在這裏！

自然，假咳嗽在平常的功用是很大的，而  
的。譬如，你碰到了兇兇，一咳，他便高  
你碰到了蠢夫，一咳，他的地盤也就不敢再停  
會，人家背地裏講你的壞話，你一咳，  
再會繼續講下去了。其或有人來向你解釋  
它的功用很大，獨獨引伸是有賴於讀者的  
今天晚上我接連發見了兩個故事，妙地，  
堪稱三絕。

是吃晚飯之前，朋友又因為光顧關係在  
開筵，不料對面卻送來接近四五個咳嗽  
人是有着好幾個太太和小大姐的，他怕  
，所以便假意的咳嗽，表示老夫在此！

（十三）假咳嗽的功用  
長風

滿了，人家來敲你的門怎麼辦呢？那便得

候補者太多了，我左首的人頭，碰到我，  
後，右首的人又在咳下去了。有一個時期  
整晚，來客是那樣格柵不絕的。這  
還是趣味的講話，幸讀者切勿生氣爲荷。

願着普魯士兵，不願同他們說話，不願碰他強求她接受這些意見。他們走進她的臥房粗大的聲音問她：

爲了我們的信仰，請你起來吧！  
她旋轉着被波浪浪似的空虛的眼神，沒有回答。  
——我們不能竟有你的無聊，倘使你不振作，  
那麼，我們將會有個很好的方法使你獨  
她沒有動作，總是不動地好像沒有看見一般。  
他們發怒了，以一種難熬的，肅靜的，作

由文而白，可就是解放？究竟詩已由文而白還要不要解放？

形式已真正解放的話，而形式的解放，又決非脫離甲束縛，爲了要換上乙束縛，假使這兩束縛同時存在於兩個不同的地域。自從變法以還，一切有人談革命，而一切的革命都逃不了形式的，實如，而一切的革命都逃不了形式的，實如的洗滌，好像是徒勞的從沒有人提及，而所謂形式的，又逃不了張狂李戴，裸體李代。應運而生的新詩，當然不外乎此例。

復次，所謂解放，也決不是完全捨除了原有，純粹找尋新的材料，編造新的結構。這不是解放，是發明或是發現。

這些兵士無忌地抱住她，雖則她十分地終於被這些人從床上拖出來了。

傷寒。在這路上，狂獸一點也不能馴服，不動地，好像人們連牠都看做一戰。這支隊向思巴尼樹林走遠開了。兩點鐘後，人們只看見那幾個兵士回來。人們也不見那狂獸了；他們做了些人帶牠到什麼地方去？人們無從知道！現在，無日夜的雪壓沒了那平原和樹林，走到牠的門口狂吠着，對於那幻滅了的婦人許多煩瑣的思想。

春天，重開了，佔據的軍隊離開了。鄉人的房屋，仍然閉着，繁密的青草生滿了。

那個老嫗在冬季裏也死了，於是再也沒有這悲慘了；只有我卻還不息地絮絮着。

他們對這婦人怎麼處置呢？難道她在樹下，麼？人們想挖取她一部份的財產，保存下來，然而沒有一個來求問。對於這些，沒有在我心底蘊藏，但是漸漸的和平的時間解除了。

到一個死人的頭，記憶很迅速地引起那狂婦受了沉重的打擊。——她在这深林裏被不

我看了這悲慘的骸骨，我願隨我底兒子  
 奇跡的頭！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是確定了要隨  
 聖海不見那殘酷的戰爭。

（完）

分勻點，看起來，還是個上流的人物，因為別人是決不會知道你心裏的貧乏，那天坐「划子」，被一陣風吹下水，我很快地將它

在西湖公園裏散步，竟還是自己不甘心，以至於出險，還是命運弄人，竟和我作對，這個却不能決定，和作對，湖邊的鐵鏈上的尖刺

先是杭州，那一次來，將它風邊了，雷，已是乾乾，最經過，到現在節，

後來呢，機

一個民族要求解放，決不是脫

不遇，不過

西洋文

名目，而絕不能依舊帶上詩的體裁。使相類就可說同物，那麼詩詞爲詩者早已最可統稱爲詩，何必分門別類的

（先呢？）方面又不能偏見的拒絕承認它為病。今之所謂新詩不但是後者的弊病。

有竹新詩以來，大家驚出，而所為我黨為我派所改頭換面。不離是西方的體裁，總說不了他人的或前人的氣度。前人是情懷，今人也是情懷；前人是信譽，今人也是信譽；前時正高唱詩覺化，中國詩也急急而化。然詩是世界性，永久性的，世界性何嘗是人云亦云？永久性何嘗是人云亦云？永久性的詩，我們能在中國的新詩中，首先有前人所未有，西方所不表示當

發覺，就會結結巴巴地給縫轉去，更不用說是機破縫壞的事。

地他時我小那着看減滅

新泰國卡爾登夏令配克巴黎融光陸蘭心

如今呢，看衣服一天破似一天，雙雙僅有的襪子都已穿到底，而今又發覺毛線衣的袖口碎了，毛線已斷掉三四根，很厲害，再下去就會越破越壞，以至於不可收拾，到了這樣不堪的地步，我到這怎麼辦呢？說是添置件料吧，這不是施源人做得到的事，那麼，再下去是不堪設想了。

我想起了馬路旁的乞丐。

香煙問題

頭心年的大了，婚姻問題是刻不容緩的；到家裏說媒的

「你的祖母已經八十歲了，她十分盼望着看見一個聰明伶俐的好孫媳婦進門，並且希望會孫！」

我難過以二十歲，似乎還談不到婚姻問題，但在流行早婚的鄉下人看起來，又似乎已經太晚了！

我現在每月是能賺進四十元的生活零錢了，如果一個工人安安穩穩的每月

新中央

山西  
東海  
星海  
中央

一遇着失業或其他的風波，那豈不是很危險的事？那時不但餓死我，而且或

**卡德**

**葛國**

「說罷！一點再  
件要連帶她死了她。罷  
頭罷！結婚？慢一點再  
不認罷！」  
打有不成，  
但還沒有成學，更沒有  
父親啊！我雖已成年  
，但還沒有成學，更沒有  
成家，婚姻兩字，我是談  
不到呵！

似乎是完全解放了。這  
世故的老婢兒而已。稍具  
一知半解而知為今日之新  
共印

高國華德榮金九星

謂爲新詩確立典型，今之能易。豈知四行一節的詩西洋詩體，差不多無人不

中國

差不多多自蘇州方面頭時  
所放中國詩的體裁？其他  
詩社詩學等名目繁多，不  
考來源，無非拾人牙慧，  
而定要辨乎頭何哉？  
輕的，完全忘記了任務  
散文，或是別的體裁，奇  
怪形式，這是剛有新詩時  
人在發動的反動。二者都是  
前者可說是急欲拘束舊  
的後者可說是下新觀拘束  
能成爲詩體的正確軌。未完)

[illegible]